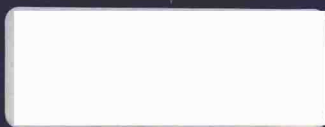


聚焦点

你是我唯一的

世界里

光影斑驳的



TA CONG
YE SE ER LAI

他从未 夜色而来

楼海——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他 夜 色 从 来

TA CONG
YE SE ER LAI

楼海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他从夜色而来/ 楼海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5594-0161-8

I. ①他… II. ①楼…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73106号

书 名 他从夜色而来

著 者 楼 海

责任编辑 姚 丽

特约编辑 邓 理 唐 瑜

策划编辑 杨 旋

装帧设计 罗静颖

内文设计 杨 露

封面绘图 Lost7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毫米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32千字

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161-8

定 价 32.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TEARS
— SILENCE



若我会见到你，
事隔经年，

我如何和你招呼，
以眼泪，以沉默。



目 录



第一章	——	世界停顿	001
第二章	——	再回首	049
第三章	——	有生之年	095
第四章	——	梦醒时分	131
第五章	——	暗涌	162
第六章	——	灰色轨迹	192
第七章	——	讲不出再见	220
第八章	——	一生所爱	256

SHI JIE
TING DUN

世界
停顿



第一
章



司音走近临时搭建的摄影棚往里看的时候，这才明白女同事间骚动许久的情绪究竟从何而来。

灯光所在，一个身材顾长匀称、比例堪比男模的外国人坐在高脚凳上闲适地抱着双手，随着摄影师的指挥，很是配合地摆出沉思或者笑脸。

他一双眼睛蔚蓝如大海，头发是灿烂的金色，自带着邻国最年轻部长的光环。司音轻笑，哪怕是见惯俊男靓女、眼高过顶的圈内人，还是挡不住惊叹的节奏。

这一切，女人的天性使然。

入到这一行，司音算是歪打正着。

她喜欢观察，精于观察，能发现外人眼中平淡无奇的事物背后的一点趣味。无论风景还是肖像，司音都能拍得别有味道。

彼时微博刚刚兴起，在闺密春晓的撺掇之下，司音赶了一趟时髦，开了一个昵称是“静候佳音”的号，每天上传几张自己满意的图片。

起初一片寂静，后来飞来小鸟一两只，等她频繁收到转发点赞提醒，再去看首页的粉丝数时，自己也吓了一跳。

从零到万到十万，直至现在的百万量级，素人陡然变网红，司音就这么歪打正着地进了摄影圈。不过尽管司音玩摄影多年，能够进到主流圈子却也只是这一两年的事情而已。

她自学成才，不是学院派，讲究出身的圈内人表面尚算和气，背后总

嘲讽她是野路子。所以当国内一线期刊向她投来橄榄枝的时候，批评声此起彼伏。

周围飘起烟味。

气味刺激鼻腔，顺着神经迅速抵达大脑，司音觉得口淡，下意识地猛抽了两口烟。

近在咫尺的地方，忽地响起打火石摩擦的声音，一连几下都没冒火，身边那人使劲甩了甩打火机，又扣手打了两下。

仍旧没着。

司音将烟含嘴里叼着，掏出方才用过的一盒火柴，向着身边人站立的地方一扔，含糊地说：“拿去用。”

那人稳稳接到，抓着火柴的手朝司音一挥，一个男人的声音响起来：“谢了。”

司音微微一怔。

不是为别的，只是那音色低沉醇厚，像一瓶窖藏多年的陈酒，简直好听得不成样子。

大抵动人的声音都差不多。许多年前，她也曾被一个男人类似的声音吸引，而记忆中的声音比此时听到的更加清越，更为年轻。

一别经年，岁月洗礼，他现在的声音或许一如当初，或许也如这人一样低沉了些，也沙哑了些。

男人抽出一根火柴在砂纸上擦了擦，一股青烟扭着身子蹿上来，没着，扔了重点一根，还是如此。

男人低声道：“真邪门了。”

司音扭身过来，将火柴拿回来，抖着打开的盒子看了一眼，继而拇指按在火柴棍上一用力，木头杆子齐齐断开。

她将火柴盒扔了，说：“可能刚刚不小心沾水受潮了，你拿我的烟点吧。”她右手夹烟递过来，凑到他面前。

男人一根手指扣在她的手腕上，调整位置。

棚外没亮灯，视线受限，男人又低着头吸烟，除了高大的身材和抹了发胶闪着光的头顶，按理说不应该判断得如此武断。

但司音还是猛地倒吸一口凉气，愣在当场。她并非刻意地看到了他的一只手，五指纤细修长，指甲修剪得一丝不苟，边缘光洁弧线圆润，指缘连一点倒刺都没有。

是了，哪怕沧海桑田，人事变迁，他还是习惯于将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体面又精致。

香烟一端终于亮了亮，猩红一点在吸吮的时候分外鲜艳。

男人这时候松开她，抬起一张英朗俊俏的脸，看着她，薄唇牵动，淡淡地笑。

“你抖什么？”

抖什么？

外人听起来随随便便的一句话，入她耳中便是戏谑又恶劣。

回神的一刹那，司音这才发现自己浑身颤抖，夹着烟的一只手几乎抓不住那细白的长烟——

幸好，也只是几乎而已。

控制住身体里那迅速打转的陀螺后，司音又恢复了一贯的镇定自若，目光里尽可能不带波澜地看了一眼面前的人。

韩征早已直起腰，缓缓吐出一口烟，表情阴晴不定。

哪怕她个头相比以前又蹿高了几厘米，还是被人高马大的这一位轻松超越。他几乎要低头，才能让视线落在她脸上。

一时之间，谁都没有先开口。

空气凝滞。

气氛尴尬。

时间像抹布里的水，用力一拧，落下几滴。

幸好社里新认的师父这时在喊司音，她连忙挥了挥手，说：“在这儿呢。”

她向面前的人略点一点头，他亦眨了一下眼，她随即匆匆而去。

转身而过的一瞬间，她略带自嘲地想：六年后的第一个照面，彼此打招呼的模式是点头和眨眼。

师父姓后，走过无数山川大海，也见证过不少足以载入史册的大场面，是国内有名的摄影大家。

老后年逾花甲，对新事物充满好奇。他是“静候佳音”最忠实的粉丝。司音能进社里，他功不可没，而在她受到冷遇的时候，又是他站出来力挺。

跨过一丛电线，司音将烟留在一旁的沙盘里，很迅速地嚼了一颗口香糖。

老后拉她到身边，说：“过来，看看大师的原片，根本不用后期，发给编辑就能刊印。”

司音凑过去，盯向相机画面，说：“好啊。”

老后翻页，絮絮夸道：“大师很完美主义的，轻易不给人看原片，要不是今天有我，你才没机会享受到这种福利。”

旁边屡屡被恭维的“大师”冷汗涔涔，说：“老后，你这话怎么听得我背后发毛？”

“实事求是，不然社里也不会把这么艰巨的任务交到你手里。”

司音看着画面，却怎么也刹不住脑内翻飞的思绪。

头顶上方灯光已亮，身边有人影擦过。宽厚的背脊，劲窄的腰，笔挺的正装西服，他穿得很是精神。

老后说：“觉得这张怎么样？”

司音定睛一看，已是一片黑色，照片翻到最底，没有预览。她不好意思地抬头一笑。老后摇头：“想什么呢？”

被抓现形。

年轻部长迎面而来，身后带着他的团队，韩征亦站在一旁。哪怕他极

力弱化自己的存在，然而无论是外貌还是气场，竟全然不输，衬得方才还被津津乐道的精英逊色不少。

他吐字清晰，语速平缓，正将这位部长的谢意转达给在场的工作人员，举手投足间，说不出的气定神闲。

立刻有人在司音身后私语，小声询问他的来历。

另一个人回答：“你连他都不认识？这是高翻韩征，人长得帅吧？”

“帅帅帅……”

拍摄结束，老后领着司音将这一行人一直送到门外。黑色的外宾用车已排队等待，大家各自上车。

其中唯独韩征多站了一会儿，向老后礼貌颌首后，又落落大方地来与他握手，说：“今天辛苦你了，后摄影。”

老后笑道：“哪儿的话，应该的。”

韩征随即很自然地向一边的女士伸出手，说：“你也辛苦了，司音。”

老后大吃一惊，说：“你们俩认识？”

韩征不以为然地点了点头，说：“何止是认识，她可以算得上……”有人屏住呼吸。

“我的妹妹……”

老后欣喜异常，说：“看来感情深厚。”

司音说：“韩翻客气了。”

她冷着脸，在老后面前不好发作，只能不情不愿地伸出手，几乎刚刚触到他干燥温热的手心便要抽出来。

韩征已经收紧右手，扼住她的手。她手指冰凉，还跟当年一样，硬邦邦的，只裹着一层皮。

“好久不见，司音。”

司音的心尖不受控制地一颤：“好久不见……韩征。”

真的是好久不见。哪怕这名字在午夜梦回反复出现过千万回，真正念出声来的时候，司音还是觉得僵硬又生涩，脑海里一个声音盘旋——怎么

陌生至此？

韩征已经松手，视线轻掠过她，对一边的老后道：“刚刚部长的秘书让我转达给你们，将照片处理好之后，多发一份到他们的邮箱。”

老后连连点头：“没问题，那麻烦韩翻把邮箱地址写给我，弄好之后我立刻让人发过去。”

韩征说：“可以。”

他翻包找出纸笔，很快写好，递过去，又分别送出一张名片，这才上车。

老后挥手道别，此时欣喜不减，对司音道：“社里只和这位部长定了拍照，一直想跟他约个专访，却没有牵线搭桥的人。你跟那位翻译相熟，要是方便的话可否请他帮一帮忙？”

司音不想和韩征再有任何瓜葛，蹙着眉心道：“其实我跟他也没有那么熟悉。”

老后带着几分失落，说：“你为难的话，那就算了。”

韩征一上车就被副驾驶位置上的沈珏缠住。

年轻同志还不够成熟，有点小事就激动万分地大喊：“韩翻，原来你认识那个大美女啊！”

韩征手机正响，安东给他打来电话，通知他拒绝参加今晚的活动，并且义正词严地说：“别总想着泡吧，也要想想理想和远方。”

韩征一阵嗤笑：“平时听到去喝酒，你小子第一个来劲，今天这是怎么了？口不对心，你妈是不是在旁边？”

安东着急：“去你的！许你要求进步，就不许我浪子回头？”

插科打诨，韩征心里却跟面明镜似的，问：“你今天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人要招待吧？”

这句话倒像戳中安东的心事，令他立刻嚎起来：“没有，没有！什么人能背着你招待啊？我妈喊我回家吃饭呢，老太太最近盯我盯得紧！”

挂了电话，韩征这才抬头看过去，问：“你刚刚说什么？”

沈珏拉长了安全带，恨不得把整个人都转过来，说：“我刚刚是问你啊，你根本就是认识那个美女的，对不对？”

韩征说：“你怎么看出我认识她？”

沈珏说：“听到你喊她的名字了呗，司音……”

沈珏手舞足蹈，一张脸上闪烁着八卦的光辉，刻意放大韩征的语气，极其夸张而生动地喊那两个字。

韩征很是坦白：“我没说不认识她。”

沈珏大呼上当：“不带这样的啊，韩翻。你这是赤裸裸地作弊，我有权单方面终止刚刚的打赌。”

韩征气定神闲地睨了她一眼：“你敢。”

那对黑眼睛里立马“嗖嗖”射出两支冷箭，把沈珏吓得往后一缩，她又好好坐回位置上，咕哝：“赖皮。”

沈珏是翻译室里新来的实习生，因为能力出众，参加过培训后，就被分到韩征身边，打下手的同时跟着他继续锻炼。

虽然性别女，个性大大咧咧的沈珏却更像一个粗线条的爷们，不事儿妈，不拘小节，安静下来抱本字典可以啃大半天，可一旦疯起来，就连韩征都拢不住。

繁重的会议结束，大伙儿众星捧月地簇拥着那位部长前去拍照时，被拘束了一整天的沈珏就像开了笼的泰迪，满屋子打滚去找乐子。

韩征乐观地想，这样也好，起码这会儿做事不会被打扰了。

可惜好景不长，没多久就有人在他的肩头狠狠一拍，大惊小怪道：

“韩翻，快看，那儿有个大美女，大伙儿都盯着看半天了！”

韩征忙着做笔记，肩头一耸，隔开沈珏，道：“别闹。”

沈珏软磨硬泡：“真的特别美。韩翻，你别假清高，就看一眼嘛！”她说说着就去摘韩征的眼镜。

韩征不堪其扰，说：“够了，别没大没小的。”

韩征拧着眉，视线还是随沈珏手指的方向扫了过去。

那是一个高挑纤瘦的女人，打扮简单但时髦，挂脖上衣，烟枪裤，尖头皮鞋——光线暗，其实看不太真切，只有瘦高的轮廓，影影绰绰。

韩征却猛然站起来，打翻了搁在腿上的小桌板。他伸手控制，纸笔仍旧摔了一地，耳边只有一个声音——是她。

画面里，那女人抽出一根烟点上。

韩征心中又是一颤。

沈珏大为感慨：“韩翻，你这反应是不是大了点？”

韩征一言不发，目不转睛地直视前方。

沈珏抱着两手，轻轻撞了一下他的胳膊：“光看有什么用，敢不敢上去搭讪啊？”

韩征拧眉，说：“有什么不敢的？”

沈珏可不相信这平日里的草食男一下子就改了性，说：“哟，别吹牛！咱俩打个赌，你要是敢过去搭讪，我就请今天的夜宵，生猛海鲜烤全羊……不然，就你请我，怎么样？”

韩征已经一步跨出去，绕到了那女人的身后……

沈珏此刻很是肉疼，觉得韩翻这个人来阴的。斗不过他，还是认怂吧，她可怜巴巴地转头去看他：“韩翻，我实习期工资还没发呢。”

韩征白了她一眼，说：“你今晚有没有空？”

沈珏几欲落泪：“韩翻，你就这么怕我赖账吗？”

韩征说：“择日不如撞日，晚上还有点私事，烦请帮个忙。”

“什么忙？”春晓将行李拖到床边，撑腰看向站在一边的司音。

司音直勾勾地盯着白色床单上飞速掠过直至消失于无形的一道身影，说：“算了。”

春晓一脸的无可奈何：“下次遇到小强，麻烦直接拨给前台。”

司音耸一耸肩：“前台没有你好用。”

春晓哈哈大笑，开箱翻出衣服，说：“你今天好像有点魂不守舍，遇到什么事了？”

司音说：“没啊，一切正常。”

春晓哼了一声：“你可骗不到我，从上飞机那会儿就开始不对了。”

司音一笑了之。

六年在外，头一次踏上返程的飞机，司音当然做不到无动于衷。

飞机还在上客阶段，司音便提前经历一场失重。

一颗心悬于半空久滞不下，呼吸都开始不顺。

空姐看出她的不适，过来询问情况，很体贴地问她是不是要先喝些什么。

一边的春晓说：“到底是头等舱，服务就是体贴入微。麻烦给她一杯香槟，把人灌晕就万事大吉了。”

司音白了一眼，说：“就你话多。给我半杯牛奶吧，要热的。”

空姐一脸古怪的笑容，起身说：“请稍等，女士。”

飞机盘旋至A城上空的时候，这股难受到达顶峰，她浑身出汗，背脊冰凉。

春晓握住她发颤的一只手，问：“要紧吗？”

司音紧紧咬住下唇，摇了摇头。

直到飞机顺利落地，她吹着空调格栅里噗噗而出的冷风，脚踏实地，方才将一颗心安定下来。

魂魄归位的时候，她若有似无地想：不是自己的错误，为什么要一再，再而三地拿出来折磨自己？

韩征的话又响起在耳边：“司音，你要是离开，那咱们俩就完了。”

司音一挥手，抓破记忆里的残像。春晓跟过来，抽走她含在嘴里的一根烟，指了指墙上的牌子：“No Smoking”。

或许真是近乡情怯的情绪影响到司音，因为跟他头顶同一片天，脚踩

同一块地，所以身体本能地出现排斥。

可造化弄人，就是那么巧，匆匆赶回来的头一天，他们便在一个几乎不可能碰见的场合，碰见了。

看着春晓将东西整理好后，司音抱着脑袋仰面躺到柔软的床榻上，直愣愣地看着天花板，说：“春晓。”

春晓撇嘴：“在呢。”

司音闭上眼：“今天我遇见一个人。”

春晓坐到她身边：“我认识吗？”

“不，不认识。”

“让你这么苦恼，又这么记挂，是个很重要的人吧？”

重要，当然重要，那该是朋友，兄长，恋人，挚爱……

她愿意为他改变自我，放弃一切，也能在他要她离开的时候默默转身，不再打扰。

六年前的一场变故，让他们由亲密无间变得形同陌路，再往后，彼此活动在没有交集的两个世界，就真的分道扬镳了。

司音这时候睁开眼，看到旁边春晓亮晶晶的瞳仁，摇了摇头，说：“没有，普通朋友。”

春晓笑得极有内涵。

司音将她的一张脸推开，坐起身来，说：“我得出去一趟，朋友知道我回来，组了个局欢迎我。”

春晓跟着起身，感慨：“你这一天的行程还真是满满当当，又是坐飞机，又是拍摄，现在还要出去逍遥，二十四小时连轴转，你都不带累的？”

司音穿鞋子，含糊说道：“那也没办法，回来时间紧，不见就要错过了。”

春晓问：“谁挑的头？是不是一直暗恋你的那一位……叫安东？”

司音睨她：“暗恋我的人多了。”

司音抽出一根烟叼嘴上，想了一想又掐了。旁边的春晓讥讽她虚伪：

“真想让人看不出来就戒了。”

司音掂了掂手里的那包烟，说：“是得戒了。”

门铃正响，春晓说：“肯定是找你的，去开。”

司音问：“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春晓直往被子里钻：“你开玩笑的吧，我可要好好睡个美容觉。”

司音连忙拿了手包和房卡，将门打开——门外却空无一人。

她正犹豫着要出来，突然“砰”的一声巨响，五颜六色的彩片冲到半空。

安东一脸笑容地跳出来，说：“Surprise！”

司音一脸无可奈何地摘了落在头发上的几片彩纸，眯着眼睛打量了他一番：“一点都不惊喜，是惊吓。”

安东乐呵呵道：“那也不错。”紧接着一张大脸直逼司音面前。安东上下左右看仍嫌不过瘾，两手紧捧司音的腮帮子，将她一张脸挤得皱成核桃。

安东甚是宽慰地舒出一口气，万分感动地说：“是我们家司音，原装的，小模样不仅没长歪，还越来越好看了！”

司音一手劈在他的后颈，用了几分力气。这回皱脸的换成安东，他疼得一下跳起来，说：“姑奶奶饶命啊！”

司音白了他一眼，道：“该！看你还敢不敢动手动脚了！”

门后又晃出一人，女的，烈焰红唇，齐肩卷发，穿一字领黑色小礼裙，露出的皮肤白得晃眼。

司音拍拍还在耍宝的安东，问：“你是不是忘了谁了？”

安东连忙将人搂过来，昂着下巴介绍：“女朋友，莫莉。莫莉，叫姐。人长得漂亮吧，气质独特吧，拍照还特别好看，一会儿让她给你来一张。”

莫莉妆容夸张，声音却是小小的：“姐。”

司音答应：“什么时候喝喜酒？”

安东笑：“快了，快了，少不了你的份子钱。东西都拿了吧？咱们走呗，大伙儿都差不多到齐了，就等你去开席了。”